



母校情深，学友谊重

——市西中学北京校友会校友日活动简讯

2007年9月15日上午在首都国家气象中心大圆堂，市西中学北京校友会举行2007年校友日活动，从47届到63届有近百名校友参加，他们之中有的已近80岁，白发苍苍；有的还是从马鞍山、河北等地赶来；52届十几位校友为了活动中的节目还一大早就赶来排练，大家热情高涨、深情款款。

校友日活动由北京校友会副会长连德校校友主持，在给大家见面、叙旧的一段时间后，先由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承琬校友向大家介绍汇报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校友会的工作，吴承琬校友生动风趣的话语以及校友会理事们为母校校庆所做的辛勤努力和对校友会工作倾注的热情，赢得了校友们阵阵的笑声和掌声。接着，专程赶去参加活动的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方秀红代表母亲和顾校长给校友们带去了亲切问候，并介绍了校庆的后续活动、近两年母校发展情况以及今后发展前景。校友们以最热烈的掌声祝福母校的发展。然后，60届校友代表介绍了一批校友到上海看望王元舜老师的情况，听说王老师搬到女儿家一起住，改善了住房条件，校友们深感欣慰。51届校友代表介绍了到三亚旅游的感受。最后，是校友们的节目表演。校友们真是个个多才多艺，即学即会，即兴即演。55届洪希刚校友教全体与会校友唱两首歌，即教即会。52届全体校友献上了短时间排练成的小组唱：47-49届几位校友临时组合唱《夕阳红》，歌声温馨和谐；有的校友唱起了京剧，大有票友水准；有的校友唱起了《天路》，绝不亚于韩红；有的校友边拉二胡边唱……情深意切，其乐融融。深受氛围感染，也受校友会理事盛邀，方副校长即兴和48届孟绍光校友合唱了用《南泥湾》旋律改编的一首歌：“市西中学好地方，校友满天下，满天下；市西中学是模范，到处是校友，明年再聚会”，成为压轴节目。

已经12点多，校友们仍兴致勃勃地簇拥在母校领导周围拍起了集体照，已经六十岁的校友，往地上一坐毫无怨言。最后大家吃起了快餐午饭，继续共叙情谊。本次校友日活动得到了52届校友李泽椿院士的大力支持，他提供了活动场地，安排了专人摄影，使校友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市西中学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2007年10月3日上午9时在学校传家楼二楼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理事共35人。会议由俞立中会长主持。

会上，赵家镇副会长汇报了校友会一年的工作。主要是：进一步做好校友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基础工作；加强了与校友的沟通、联络和接待工作；为校友回校开展各项活动做好组织、协调、服务工作；认真办好“校友通讯”；为市政协编写《一代名师》书籍，向民进市委提供赵家镇名誉校长的办学思想等参考资料。王荣奎常务副会长对上述工作作了补充说明。

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方秀红同志向与会理事介绍了学校的近况，特别是去年校庆以后，学校发扬“为学力行”优秀传统的后续工作以及学校的今后发展前景。

会上，有8位理事发言。肯定了校友会的工作，并对校友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希望校友会充分利用校友的有利资源，为学校发展多做工作，要充分发挥70年代以后多届校友的作用，在校友会中充实新生力量，积极争取市西中学校友会成为正式的社会团体，校友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实现网络化管理等。

最后，俞立中会长对会议作了总结，认为理事们提出的要求和希望将予具体研究。

伟哉，刘建光老师的义举！

李恩培

刘建光老师是1982年从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后进我校工作的历史教师。他教学严谨，思路清晰，虽声调不高亢，却生动有趣，甚得学生喜欢。尤其是他与一批参加“新民晚报杯”足球比赛的学生更是情同手足，每场必到，照顾有加。因此即使这些学生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却依然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正当他年富力强可以在教学上大展宏图之时，刘建光老师在1994年因患癌症开刀，从此长假在家，脱离了教学岗位。但他意志坚强，在康福治疗的同时，于1998年起，陆续在云南贫困、闭塞的山区一梁河县平山乡干起了支助当地贫困生的工作。他本人的病假工资并不多，却毫不犹豫地资助了三位贫困生。他的义举还感召了市西学子童磊、朱彤、汤力斌、汪怪男、诸铮一、张欣伟、孙伟中、张振伟等毕业生。他们先后都参加到刘老师的扶贫助学队伍中，童磊、朱彤还各对口捐助一位学生。他们自发地了解那里的学校需要什么设备，如何提高当地的教学效果等。2007年，因为大山环抱之中的村寨电视接收信号很差，刘老师有针对性地到当地学校购置了5台29吋电视机和5台DVD影碟机，还购置了能丰富教学内容的245张碟片，为他们购置实物投影机1台，投影机1台。既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增长了他们的知识，又增强了他们与外界的信息沟通。这是该乡的第一套电教设备。为此，平山乡中心小学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刘老师和他的学生童磊、朱彤自费亲自赶到那里出席。横幅上打出的是“市西中学教师刘建光和市西学生童磊等捐赠仪式”。他们为市西树立了慈善扶贫的高大形象。这足以令诸多为富不仁的富豪和铺张浪费者汗颜。

刘建光老师多次自费到云南贫困山区去看望他支助的学生，还为他们补课，了解那里需解决的迫切设施等。由于他的义举，感动了一批热心人，象滚雪球似的捐助队伍越来越大。云南闭塞落后的贫困山区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将更多地受惠。

刘老师今年退休了，但仍在为西部扶贫而奔波。我们钦佩刘老师。感谢刘老师！

向北京校友学习 王荣奎

教师节后的一个双休日，97届某班为纪念毕业十周年，决定在母校举行集会。校友会李恩培老师在中午就赶到学校，提前为校友们举行活动作准备，一直忙到下午5:40才回家。活动顺利结束。李老师却感到了一丝遗憾。原来，众多校友中，除了一名学生之外（教师子女），其他校友将他视作陌路人，没有一人同他打招呼。

我知道此事后，不禁想起了二件事：2005年冬天，我随顾校长去北京，向北京校友会通告60年校庆筹备情况。活动结束后要照相，校友们一定要顾校长和我坐在中央，他们站立在我们身后（照片刊校庆纪念网）。他们中有院士、教授、将军，无论从年龄、资历、社会地位，我们都无法同他们相比。但校友们异口同声说：“你们是母校老师！”另一件事发生在最近，年轻的方秀红副校长应邀赴京参加北京校友日活动。照相时，方副校长同样被安排坐在中间，两鬓斑白的校友们或坐，或立，有的甚至坐在她前面的地上。

看过《思念》，《风采》的人都知道，老校友们把自己今天取得的成就，无不归功于学校的培养，老师的教育。因此，他们一直对母校怀着深厚的感情，对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那怕到今天，校友们已垂垂老矣，而母校的老师，只能称作是他们的晚辈，校友们尊师的感情却没有减少丝毫。

愿市西尊师的优良传统连绵不断！

"三个片断"的回忆 50届 金开芬

时光流逝，一个“甲子”过去。2006年10月5日，市西母校迎来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当年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如今都是古稀老人了。昔日同窗好友，理应好好畅叙友情，回忆点滴往事，倾吐过来的酸甜苦辣，畅谈祖国美好的未来，以示庆贺。但由于本人健康原因，未能成行。现回忆“三个片断”，也算与学友们“小叙”一番。

一、一次踢小橡皮球的“意外”

1948年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欢喜踢小橡皮球的同学在一块空地上踢球。突然一位同学（名字已记忆不清）把球踢到旁侧屋顶的落水管道上，他非常着急。此时，在旁的连宏坤立即自告奋勇要爬上去去拾球，那位同学也愿作“人梯”走到墙边，让连宏坤的两只脚踏在他的肩膀上撑着墙边爬上去，一会儿攀到了落水管道。刹间“意外”事情发生了：落水管道断裂，说来也巧，连宏坤随即跌落在那位同学身上安然无恙，而那位同学却倒在地上（脚可能有点小伤）。正在大家惊愕之际，连宏坤主动提出要陪这位同学去他家诊治（连的母亲是一位医生）。我当时也一同陪去，记得走过静安寺、常熟路，转弯至延庆路到了连宏坤家（我因家则住在山西北路，陪到后即回家）。这个“小插曲”说明，当时连宏坤就有助人为乐的好思想，勇

敢地爬上去拾球，同时，事后又有对同学高度负责的精神，立即陪同去检查治疗。

二、一次“处分”决定的上与下

那是高二三角课期终考试时，坐在我旁的一位同学多次要我帮他解答一道难题。我也知道这是作弊行为，故而推辞多次，但最后还是“情面”观念下，写了小条子传了过去。也是巧得很，当即被监考老师发现。他立刻将我们两人的考卷收掉，并根据校方规定，给予三角课零分和“记过”处分，并把处分决定在公告栏内张贴。当时我深感委屈，心情十分难受。后在我和许多同学的一再请求下，教务处根据我在校的一贯表现，最后经过校长同意才免于“处分”，处分决定也随即取下。这“处分”的一上一下，也是我一生中的唯一的一次。此事也说明这样一点：考试也好，干其他事情也罢，必须是循规蹈矩，遵纪守法，来不得半点“窍门”和“歪门邪道”，不然，必将受罚。可见，如今强调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十分必要的。

三、与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同学永别

陈永祥同学大家是会记得的。他平日衣着朴素，说话不多，待人诚恳，读书用功。由于我经常向他讨教一些作业难题，因而接触较多，感情颇深。他高三转至格致中学，后考入东北工学院采矿系，毕业后长期在煤矿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有一子二女。长期来，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有时他返沪汉口路老家探亲，我也去看望，见面后大家非常高兴，又说又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因胃病来沪在愚园路同仁医院检查，经摄片后即确诊为胃癌，并当即住院手术治疗。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赴医院和他老家探望慰问。一年后，他因癌细胞转移而病逝于山东家中。早年病逝，令人惋惜。十多年来，我经常怀念着这位好同学，勤奋工作，为人正直，品学兼优的老同学好同学。

十年寒窗苦。离开学校大家奔向祖国四面八方，在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许多高校毕业的同学，由于工作成绩优异而被委任高官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或被授予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等高级职称，值得赞扬；还有多位同学赴国外就读、工作和生活，见世面，扩大视野，洋为中用，取长补短。几十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道路上虽并不顺畅，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总的来说还是不断向前推进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安定团结，国际地位提高，有目共睹，举世瞩目。在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生活安定，乐观向上，尽享美好的晚年生活。不少医学专家和养生保健名家，为我们老年人延年益寿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诸如“科学的生活方式”、“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度锻炼、科

我与市西中学 50届 周方

抗日战争胜利前，我父母已先后在大后方亡故，因此当1945年八一五抗日胜利后，我即从桂林的国立汉民中学，投奔在上海愚园路的四祖父家，插班进入市西中学初三C班。由于我在内地初中才开有英语课，这样我一面对班内除了语文，几乎所有课程，均系龙门书局影印的英文教材，真是傻了眼。我这个曾在内地的先进生，一下子就落为中间偏下的学生，心中真是恐慌至极。幸好，当时我七叔周树廉也在这里高一班就读，是他帮了我，方使我心情逐渐平静适应。然我记得最后一次在校迎接大考时，为了复习准备我是整整地一夜未眠啊！

我是因老家安徽亲戚带信要我们全家离沪，年轻的可以参加革命。就这样我于48年十一月离校，临走前，是赵传家校长递给我一张用毛笔写的盖了校方印鉴的肄业证书。这一证书，近六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缴还市西母校，作为留念。这份证书上，我在校的名字是周用方。When we are young. I on the shanghai western public high school for three years.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学生自觉学习英文气氛浓厚，宽敞的校园，还有几位外籍老师Mrs. Sandown画的北京天坛，就在校楼上必经过道墙上，还有一位匈牙利籍的击剑手，而我在校的英文名字是Anthony Chow。而英语课Robinson Crusoe小说，更曾使我加大自学力度。我受益于这书的是：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也要坚持自信，战胜困难。记得校园一次英语话剧活动，讲到一乡下妇女来校听到女儿与男友讲darling那种亲热劲时，不由地跟上一句“什么大铃小铃的”，曾引起哄然一笑。而在校学到的歌曲Silent night Holy night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犹新。这些都加深了我学习英语的兴趣。以后在解放区，我听报告记录用得最多的英文词是：revolution liberation the people and organize。当然这以后，为此，还引起对我的一段波折。

其次是学校前身虽为美侨学校，但语文课却是学的古汉语，这对日后参加革命，学用汉语、古典诗词，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记得在校期间，墙报曾有过由周树廉提出上联：“秋来人比黄花瘦。”征求下联，后来征得“春至田间绿叶肥”。虽欠工整古典，但总算一趣事。那时我曾与一同学至四马路购买整套世界名著，可惜这同学的名字我已忘记。还有浑号（白脱油）的曾相处甚笃，亦惜不知去向。

第三件事当属我的浑号鬼头牌DDT。

这事起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我那时后脑勺长疮疥，医治用纱布罩着，这当然影响了我这人的形象，至于是谁恶作剧作贱于我，至今是迷，但这浑号却影响深远，终身难忘。使我难忘的还有课余在校与同学打Base ball我戴皮手套接球时，由于out fielden made that error，终至被打在鼻骨上，血流如注，当然怨不得对方，但我为此却付出了终身代价，参加革命初期患副鼻窦炎，后虽经治疗，基本痊愈，但至今检查鼻骨已弯。

好了，往事已逝，如今我已74岁，银发如霜。六十年后校园重聚，也就终身唯一的一次。见学校如今办得更好，真是高兴。最后：Wishing we are happiness and long life.

学用药”、“脑要用、身要动、心要松、脑要空”、“三个半分钟”、“心境健康人长寿”等等，值得我们记取。共勉之。

最后敬祝各位老同学生活愉快，家庭幸福，心想事成，健康长寿！

母校—市西中学

50届 张介克

1950年7月离开母校—市西中学，和朝夕相处的尊敬的启蒙老师们及同窗好友们依依惜别之情，闭目即现于眼前，距今已足足57个年头了。

在市西校园的日子里，领悟着导师的谆谆教诲，人生轨迹开始，启蒙教育、认知教育直至品德教育、处世为人、确立人生观等。这一成长过程，市西培养了自己，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解放初期，新中国刚成立，祖国的召唤，就是我们有志青年—“市西人”的方向，党和国家需要培养大批各类建设人才和特需人才。报考高校，进南大医学院学习，于1951年就遇到全国院校大调整。其时部队急需随军军医，尤其是海军建设才起步，在教学师资力量方面更是奇缺，因此中央军委卫生部命令将南大医学院改建为第三军医大学，最终定为第五军医大学，成为全国七个军医大之一，增设了一些部队急需的新学科并成立教研室。法医学科在部队是空白，据此军委卫生部，授命中国近代法医学创始人林几教授（留德双博士）主持法医学研究所，兼开展法医高级师资和司法鉴定人员的培训任务。凭着林几教授在国内的声望及其能力，短时期内组成强大的教学师资队伍，有著名法医学专家陈康颐教授、汪继祖教授，中国著名毒物分析专家黄鸣驹教授，华东药科大学毒分专家彭司勋教授，北大医学院张树槐教授以及医学基础学科的名家和临床专家等参加了法医学教学和实习指导。

在如此良好的师资队伍及学术气氛中，学子们都自觉、奋发向老师们学习、求知。我是踏进社会不久的“市西人”，虽然学习环境的变化，自知更应遵循母校“好学力行”的校训和教诲，付诸行动，投入到新的学习任务中，为今后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毕业后留校，

直接参与了法医学教学的辅导工作，这是第一次使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中，既是一次锻炼，又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专业水平的绝好良机。在教授们的勉励和帮助下，通过数期法医学教学实习辅导，陈、黄、彭等诸位专家教授亲自指点，希望我向毒理学和毒物分析专业方向发展，因为该专业为法医学学科中的边缘学科，有医学、药学、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等为基础展开工作的。据此，考虑到专业发展所需，在华东药科大学又选修学习了相关课程以补充不足。

1955年后，全军医大的法医教学由二军大法医教研室承担，教研室分配我的任务是完成毒物中毒和毒物分析课。当时就感到压力很大，但又想到我是在四年市西校园内学习和生活的“市西人”，在赵校长“好学力行”的校训教诲下培育和成长的学子，应该不畏任何困难去完成使命，自己下了决心，要在干中学、学中干，逐步累积了教学经验，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经过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

五八年中国形势发生急骤的变化，大鸣大放波及二军大，部队法医学教研室是否需要存在成了问题。于八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命令撤销二军大的法医教研室，调整归口至公安部三局刑事科学研究所。在我人生的征途上又是一次新的转折点。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向实际办案转移，从教学所需转向科研工作。当时感到应该从实际办案中求知，获得更多的感性认知，因此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在工作中渐渐意识到法医知识与毒物分析工作和现实生活是紧密相连的。为使国家建设、社会安定团结，该学科是不可缺少的，更需加强。在大跃进年代，社会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疑难大案其侦破，很多是通过科学鉴定技术解决的。但我们从事的科技内容，在五、六十年代又不为公众所知、理解，也可说，自己担负的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是在一条“隐蔽”战线上发挥着作用，为民、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作出它特有的贡献。经过二年余时间的磨练后，三年自然灾害降临。中

苏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苏联专家撤回，研究生班停办等原因，六〇年底，公安部决定撤销“刑科所”，与东北中国刑警学院（前身为中央警官学校）合并，我被任命为技术警官教员，继续承担培养毒分和爆炸化验人员。

六六年文革开始，全国刮起一阵砸烂公、检、法的妖风，首当其冲，学校被彻底砸烂，工作人员全部下放去辽宁省XX县山沟沟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于七〇年奉命调回上海，脱离公安系统，被分配在内河航运局医务所，干了近十年的门诊医生。

“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全国各条战线在安定团结战略指引下开始拨乱反正。79年我被召回队，在上海参与了司法鉴定研究所复所工作，与几位归队的法医专业专家共同研究了复所初步工作设想和规划，草拟后上报司法部。1981年经由国家主席李先念和邓小平同志等国家领导人批复的复印件送达，要求在上海原址恢复并建设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时值在全国百废待兴的氛围下，我把荒废了的业务又重新拾起。经全体同志努力，克服种种困难，首先展开了对法医技术人才的培训工作，同时开始受理各省、市的送检鉴定，并开展了部分科研工作，积极、有效地推进了复所任务。后经几届研究所领导们的努力，该所已成为目前国内具有一定设备规模和科学技术力量的现代化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的研究所。由于对我国建设法治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又被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鉴定中心”，已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认可。

阔别了敬爱的老师和同窗好友，又步入了“隐蔽战线”的大门，它是与社会上存在着的最黑暗的事与人（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和犯罪嫌疑人）打交道（较量）的专业技术队伍。因为每件案情不

市西六十周年庆典报道——52届校友绍兴游

52届 赵之城

2006年10月9日，是日晴。蔡宜其帮我们事先安排了旅游车，我们校友及家属共十余人，高高兴兴从杭州奔赴历史名城绍兴。说起选择绍兴的缘由，则是因为项斯芬校友的母亲是绍兴籍，项斯芬说她从未去过绍兴，我们几位校友则乐于帮助她完成去其母亲故乡的心愿，大家一商量就统统去了绍兴。

据说，绍兴从春秋战国开始，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水乡泽国的名城。到了宋朝，“船前一壶酒，船尾一卷书”，又可见绍兴的酒和文人荟萃的盛名。酒香，水韵，是绍兴敢于与苏杭比美的实力，而王羲之、陆游、鲁迅等古今名人的人文气息，才是绍兴最动人的风景。

车到绍兴，我们一行游览的第一站是兰亭，沈园。进去，先看到的是大字“鹅”碑，碑旁散养着几只白鹅应景。而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虽然残碑石刻尚存，但据说大部分字已是赝品。历史上，人人都知道的载酒杯的小溪，水虽在流，却细而不清，几近淤塞。时隔千年，当年的茂林修竹，清流湍急，已不复存在。

沈园原是南宋时期的一私家园

林，历经八百年沧桑，几经翻修，留下的古物，只有一口井而已。不过到这里的人都相信，这残存的断壁依然是当年陆游和唐琬写词的墙壁。接下来，是去鲁迅的家和他的书屋。走过低矮的房檐和油暗的本门，只见写有百草园的菜地，留在脑海里的仅是中学课本的“故乡”和“闰土”。小时候读《狂人日记》远不及闰土留给我的印象深刻。

中午，在老街上，我们找了一家老饭店分散用餐。我们班的校友团团落座，正好十人。点菜总是陈浚川的专长。端上来一盆油炸臭豆腐，人人说香，陈浚川当机立断再点一盆，不料第二盆与第一盆的味道就相差甚远。世上事往往如此，重复就差强人意。而点的霉干菜，确实有一股霉味，不是绍兴人真是消受不了。饭菜价格与上海比较，尚称便宜。饭后，大家在老街上买了一些万年青霉干菜带回上海。下午去

东湖。东湖的山与水与上海公园的风格不一样。我和郑骏、赵玲三人共乘一只乌篷船，三个人体重都不轻。看船夫脚手并用划桨，真与江南其他地方不一样。赵玲还在东湖小卖部买了两把剑，说是回澳洲晨练时舞剑之用。

游完东湖返杭州，一路不解为什么近路不走车绕道。原来，要我们到都锦生丝绸公司去购物。到了都锦生，仍抵抗不住诱惑，原本打算买任何东西的我，也买了一床丝棉被，回家给老伴。一车人好像也给丝绸公司做了一笔不小的生意。之后，车子一路将我们送到杭州火车站。陈浚川帮大家买好火车票，一路平安到家。

（上接第4页《母校——市西中学》）

同，涉及的人与事又是极为错综复杂，所以在工作生活中，总感到自身知识的匮乏，尤其在处理每起具体刑案时，感触颇深。每到最困难的时刻，没想到，四年短暂市西学习与生活，竟培育了我的自信与毅力，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一股无形力量在推着我前进，那就是母校的“好学力行”校训。

在司法鉴定的科学证据面前，

作为党的技术干部，绝对不能有半点虚假与差错，深知任务的光荣而艰巨，务必做到实事求是地完成每件刑事案件的技术鉴定工作，要为祖国、为人民、为法律的尊严负责。

作者简介

张介克校友年幼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左腿残跛，每天上学来回途中和上下楼梯（教室在二、三楼）

都给他带来困难和痛苦，尤其是参加工作后环境条件更复杂，教学和工作任务繁重，张介克校友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好学力行的格言，克服种种困难，付出比我们常人加倍的努力，在法医教学研究工作中，在破获刑事案件司法鉴定技术工作中都出色完成了任务，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获得过军功奖章。

（五0届校友联络组）



五十年后的欢聚

59届 毕克鲁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有二十六名市西老校友，在林元哲（1964年北钢毕业，上海冶金安装公司总经理）同学家聚会。他们大多是1953年进市西的初一丙班同学，1956年升入市西高一（4）和高一（6）。今天大家聚会是为了欢迎刚从美国回来探亲的金刚、唐馥娟伉俪（六四年交大毕业，在美国定居）及田仁同学而特意举行的。他们三人在市西从初一到高三毕业共六年，因此今天也有部分（59）高三（4）和高三（6）的其他同学。大家离开市西校园已有四、五十年，聚会有这么高的出席率，确实令人高兴，尤其是当年进入南洋模范读高中的张汝渝同学（1985年美国康耐尔大学毕业，海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工程总指挥），他刚从加拿大回来，今天见到五十年未见面的老同学唐馥娟、范国英（高三（6）毕业进了清华，1965年清华毕业，现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研究生院院长），特别是唐馥娟一见面就称呼他50多年前的绰号“小四眼”时倍感亲切。半个世纪的沧桑，五十年的往事一言难尽，真是“十年动乱后，皓首再相逢，别来沧海桑田，语罢暮天钟”。今天相聚的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市西人见到这么多少年时伙伴，眼前不禁涌现起五十年前

市西的同窗情景，回想起市西“好学力行”的校训，和老师的辛勤培育，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真是百感交集。许元泽同学1956年离开市西去了北京，中科大研究生毕业后，又去德国攻读博士和博士后，如今已成为复旦骨干教授。黄世乐同学1965年清华毕业，如今任交大教授，由于注重体育锻炼，65岁看来还象50多岁，心态也非常年轻。今天聚会上他介绍了游泳锻炼的经验。张育德市西高三毕业后，在上海交大攻读电力工程，全国各大电力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留有他的汗水，如今67岁还在为电力工程操劳奉献。应洪声市西高三（4）毕业后进入浙江美院深造，师从潘天寿等名家，承继了其父国画大师应野平画风的精髓，并形成个人风格，现已成为著名画家，人民大会堂和美国博物馆收藏了他的画作。宋湛谦同学市西高三（4）毕业后经中国科大和美加州大学深造，成为国际著名松脂

加工专家和分子化学专家，1999年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次聚会有几位当年曾蒙受“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不公正待遇的同学。他们成绩优良却未能进名牌大学，甚至“名落孙山”未进高校之门，但他们并不气馁，在逆境中奋斗拼搏，发扬市西精神，发挥个人特长，顽强地学习，自强不息，不断上进，几十年后同样无愧市西校友的称号。他们有的担任教师，六十岁仍在任中任教，耕耘在教育战线上；有的成为深圳著名企业家；有的为外资企业业务骨干；有的担任了全国性协会秘书长，六十六岁仍在为事业奔波。在今天聚会上，他们笑谈了自己市西毕业后的坎坷而充实的人生。在聚会上，最为激动的是八十五岁高龄的市西老教师舒德润先生，他是53年初一丙的俄文老师，56年教过高一（4）（6）班英语，58、59年还担任高三（6）班主任，他看到当年十一二岁的小顽童今天一个个成为祖国的栋梁，时代的精英，无限感慨地说：“真是桃李满天下啊！做教师，尤其是做市西的教师太荣幸了！”在聚会中，不少校友回忆起市西当年深刻生动的课堂教育，还纷纷给当年的老师和班主任杨文鹏、胡冠璐等打了电话。

当年初一丙、高一（4）的班长张宗昊因为在美国，缺席了这次聚会。他在市西毕业，经过中、美著名医科学府深造，已成为十分称职的美国医师，现66岁仍在上海美国医院和和睦医院任职。由于他医术精湛，知识广博，已成为同学们的医学顾问，他的缺席成了本次聚会的一大缺憾。

我在1969年 68届 涂昌海

那是一个让人十分迷茫的年代。自1966年夏天起，谁都认为社会正常的教育被终结了，于是，正读高一的学生，就被人们称作“末代高中生”。

转眼，到了1969年。3月的上海，应该是能看到春天的身影了，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打碎人们对春天的憧憬。3月12日，我踏着初春的雨雪，登上了南下的军列——我，参军了。

听到“九大”召开的消息，我还在新兵连。“九大”似乎不只是一届党代会，倒是令举国欢腾的盛大节日。新兵连不担任战备值班任务，因此，到周围村庄宣传“大喜事”，取代了我们日常的队列和射击训练。我们白天下田地，晚上走村寨，敲锣又打鼓，口号连天响……几乎天天如此，这一闹就是半个月。看那情形，似乎“文革”真的是要长命百岁了。

5月初，我从新兵连被分到了高射炮某团二营五连一班，担任四炮手。三七炮上的四炮手，似乎是一个“知识含量”比较高的战斗岗位。四炮手通过操作炮位左上端的“速度航路器”，确定空中目标的飞行速度和

路径，为一、二炮手瞄准目标提供正确的速度、路径诸元。射击目标的距离诸元，则由炮位右上端的三炮手操作确定。在实际对空作战中，空中目标的速度和距离诸元，是由上级指挥部门通过雷达测定后通报给炮连指挥员，再由连指挥员下达作战口令，通报给三、四炮手。通常的作战口令：“目标东南-速度230-距离2800-放！”炮连也有自己的测距员，肩扛一架特制的测距望远镜，对着空中目标，边测边报：“6000-4500-3000-2800-2600……”，三炮手可根据测距员报出数据操作。所以，一般情况下，目标的距离、速度诸元不必三、四炮手通过对空观察判断，但目标的飞行路径-水平路径和垂直路径，却是要靠四炮手通过对空观察来作准确判断，同时迅速操作航路器来确定的。四炮手的日常训练，就是对高高竖起在空中的小飞机模型的各种航路，作出判断，并迅速标在航路器上，正负

误差不能超过圆周的6000分（密位）之25。

训练了两个月后，我发现目标如果水平飞行的话，只要通过目测让航路器顶端的边线跟目标保持平行，所设定的航路几乎都是准确的。我自说自话地将这一方法叫作“目测平行法”，但却遭老兵的讥笑：“别认为自己是大城市来的高中生，摆弄这玩意儿，您还嫩着呢！”一个团部训练股的老参谋更是嘲笑我，“三七炮从朝鲜战争到今天，我已经摸了快20年了，从没人听说操作航路器用什么‘平行法’，一个新兵蛋子，两个月就能把这三七炮上最复杂的东西捣鼓透了？别把这航路器看得太简单了！”可是我实在看不出这航路器有什么复杂的，只不过是机械传动装置而已。我跟他们解释，说得出道道的测定方法总要比只凭感觉好。不过，那位老参谋的话倒

是提醒了我，目标的实际航路是千变万化的，而且几乎不可能都保持水平飞行，如果俯仰角度有误差，即使目测平行，实际标出的航向却是有很大误差。于是，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正并检验新的“目测平行法”——先通过目测确定目标的俯仰角度，然后再运用“平行法”进行目测和跟踪。我将新的“目测平行法”写成书面报告请老参谋审议，我申辩道：“目标在空中飞行，是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综合运动。人对飞行目标轨迹的目视判断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在某一个方向上用目视判断，而在另一个方向上用平行法跟踪，那就可以使误差减小许多。”老参谋还真被我的申辩唬住了，同意为检验我的新办法调整四炮手训练场——将原先水平、垂直航路的组合由十几个增加到五十几个，用我的方法一个一个测试检验；还从各连队抽调了12名四炮手，进行对抗训练比赛。结果却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5场对抗赛，用新方法只赢了两场，却输了三场。老参谋拍拍我的头，“小涂啊，你说航路器简单，其实你把它看复杂了。三七炮是30年代的武器，30年代的士兵操作，打的是30年代的飞机，那操作规则当然也只能是30年代的。你的思路没错，想提高操作精确度，具有60年代水平，但那不应该用在三七炮上，而应该用在导弹上，导弹，导弹你懂吗？”我听老参谋平时闲谈时说起过，美、苏两国，都已经是“防空导弹化”了，三七炮已经落后于时代，根本不可能精确化操作，它注定要被淘汰。我气馁了，很是沮丧，但想不到的是，团部和连队却因此大张旗鼓地表扬我，说我练兵肯动脑，还把我树立成训练标兵，而我自说自话弄出的那个“目测平行法”，则是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浙江暨杭州校友分会 举行2007年联谊活动

连宏坤 吴克平

2007年10月7日，该会会员在杭州西湖旁南山路的红泥砂锅城欢聚。参加聚会的有：上海校友总会代表连宏坤（50）和吴克平（52）；北京校友分会理事厉声教（52）；苏州江阴校友分会会长张安华夫妇（52）；以及（52）届校友郑骏、赵之城、裴丽姝、叶锦文、杨远龙夫妇、陈浚川夫妇、梁友宝夫妇；（54）届校友方广夫妇，屠礼权等40余人。

会上，蔡宜其会长总结了该会成立六年来的工作：（1）发展会员，由开创时的16人发展到目前的40人；（2）开展各种联谊活动共六次；（3）出版本会《简讯》，现已增至200份；（4）每年春节前自制贺卡发放，今年发行量为85份。（5）慰问患病会员及家属10人次，并送上慰问品。

总会的连宏坤代表总会作了热情的讲话。首先，祝贺浙江暨杭州校友分会换届顺利成功，校友会越办越盛。然后，简单通报了本届校友理事会会议情况，着重介绍了上海市政协将出版“一代名师”一书，

介绍八位名誉校长，其中有赵传家老校长，还介绍了隔壁原幼师将成为市西初中，两校合并，实现了老校友们拆墙统一的愿望。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会后，与蔡宜其会长交流校友会工作经验和设想。认为要广泛吸收校友参加校友会；要培养中年校友接班；要把联谊活动逐步扩大并丰富内容；要加强校友会之间的联谊活动逐步扩大并丰富内容；要加强校友会之间的联系；要动员校友为母校多做实事，充分发挥校友作用……

次日，虽大雨倾盆，仍驱车赴乌镇雨游。第三、四日雨过天晴，按原计划去茶乡梅家坞品茶，吃农家菜；参观胡雪岩、蒋经国、陈布雷故居；参观秋水山庄、西博会旧址和盖叫天纪念馆；并赴南宋老街河坊街游览。

据《新京报》8月28日报道,日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会上,对于不久前发生的大桥倒塌事件,身为中科院院士的陈难先委员表示,科技奖励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现在奖励要报的材料非常可笑,最近三五年的成果,怎么评奖?而且是各单位鼓动大家报项目,急功近利。”陈难先说,在最近连续两次桥梁的严重倒塌事件中,主要的施工单位桥梁公司就得了几次国家科技进步奖。

陈难先批评了目前的科技奖评审体制:找一批人来评审,发表了什么文章,有几个专利,这种只

讲指标的做法,找个机器人就可以判断,要什么专家委员会!“评审要建档案,要每个评审人的意见。没有这些档案,评审结果不经过时间考验,就是不需要承担责任。”

陈难先说,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建筑总是出问题,但1959年搞的十大建筑,没出问题,经过近50年的

历史考验,他们没得过什么奖,为什么现在三五年就可以得奖?

(陈难先为52届校友。本文选自2007年9月3日“报刊文摘”)

塌桥事件反映评奖急功近利

遗憾退役转行当教练

2006年4月8日,颇负盛誉的中国体育功勋奖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刘翔一举摘得3项大奖,而多年来一直默默站在刘翔背后的孙海平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年度最佳教练员奖。

孙海平年轻时是上海体工大队田径运动员,因为伤病,他23岁就遗憾地退役,在静安区体校当了一名田径教练。工作之余,孙海平自学各种书籍,很快就考入上海体育学院。大学三年级时,孙海平认识了比自己低两届的女孩余庆珍,两人很快坠入爱河。1985年,孙海平与余庆珍结婚,一年后女儿孙怡华出世。从上海体育学院毕业后,孙海平转为上海体工队的跨栏教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上海短跨项目出现了停滞状态。虽然也会有一两名队员能在全国比赛中夺冠,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短跨项目的整体水平低下仍是不争的事实。孙海平,这个在当时上海田径界已小有名气的跨栏教练,显然不满足于自己的队员只在国内称雄的局面。30岁出头的孙海平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让自己的弟子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苦口婆心说动刘翔父母

1998年5月,作为国家级教练的孙海平到上海市体校选新苗子。一个又高又瘦的队员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小伙子正在练起跑,虽然动作不太规范,但四肢修长,

体态相当放松。他正是15岁的刘翔,在校体校练跳高,因为力量不足,被教练列入淘汰名单。孙海平把刘翔喊到跟前,让他跑一组100米折返。刘翔跑步时的姿态和气质更加吸引了孙海平,他对陪同的教练说:“这可能是我一辈子难得遇到的天才,精心雕琢后,这小子必成大器!”孙海平问刘翔:“你跟我练110米栏,愿意吗?”刘翔挠挠脸上的青春痘说:“我倒是愿意,不过家里人不同意我搞体育。”

孙海平家里来了“第四者”

刘翔,一个创造田坛奇迹的神奇小子;孙海平,一个缔造刘翔奇迹的金牌教练。他究竟凭借什么走向成功?央视《名将之约》为您讲述这位金牌教练背后的故事。

孙海平马上赶到刘翔家,刘翔的父母态度很坚决:“中国人练田径能有多大出息?这孩子聪明,我们想让他上大学。”孙海平苦劝道:“你儿子的确有天分,不练太可惜了。每个父母都希望儿女有出息,我也是做父亲的人,刘翔只比我女儿大几岁。如果把孩子交给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是让刘翔成为优秀运动员,二是让他成为一个好人。”刘翔父亲刘学根被孙海平的真诚感动了:“你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吧!”

“刘翔把我爸爸抢跑了”

刘翔以前的训练很不规范,许多动作都要重新矫正。为了

尽快提高水平,孙海平和刘翔干脆搬到莘庄训练基地,进行长期的封闭式训练。师徒二人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很快就亲如父子。两人建立了一种难得的默契与感情,有时候,只要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能领会彼此的意图。对于刘翔,孙海平倾注的精力是最多的,刘翔几乎所有的细小举动都被孙海平看在眼里,包括偷懒。

自从孙海平带了刘翔后,余庆珍就忙坏了。她在虹口区体校当跳远教练,还要照顾婆婆的生活、辅导女儿学习。孙怡华原本想在爸爸手下练短跑,这下希望也彻底泡汤了。已经在中学就读

的孙怡华还把刘翔比喻成“第四者”,她对妈妈说:“别的同学家因为有什么‘第三者’之类的,弄得不开;我们家倒新鲜,来了个‘第四者’,把我爸爸给抢跑了。”为了备战雅典奥运会,孙海平很少回家。家里的大小事情都落在妻子余庆珍的身上。2004年,就在距离雅典奥运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里,孙海平被查出鼻子里长了息肉,炎症已非常严重。在北京备战奥运的每个晚上,孙海平都是痛苦难眠的,他需要极大的毅力才能克服种种身体上的不适和疼痛……

(孙海平为72届校友选自2007年9月12日出版的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

俞立中，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9月生于上海。2006年1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78年9月考入华东师大地理系，1989年获得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2月至2006年1月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国家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地层委员会委员等职。

精彩语录：

赋予“爱在华师大”新涵义

华师大有一条著名的丽娃河。很多学生都说“玩在复旦，住在交大，吃在同济，爱在华师大”，这句名言现在已经过时了。一方面，各个高校都改善了住宿和伙食条件，象在华师大闵行校区，本科生也能住进装有空调的两人间宿舍。另一方面，爱有很多涵义，包括奉献与爱心，如对老师的尊敬，对学生的关心，对事业的执着等，我们未必仅仅从恋爱的角度来理解。简单一点说就是爱心，就是社会的责任感，对人民的责任感，这才是它的真正含义。

（摘自2007.6.15新闻晚报B4“高考30周年，我的大学”大型直播。）

（注：俞立中系我校68届高中校友，现为本校校友会会长。）

孙宗修，男，1945年出生。农业部水稻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长期从事水稻遗传学、生物技术等方面研究。出版专著3册，先后发表论文80余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科技进步、浙江省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及联合国信息系统颁发的科技之星创造发明奖，2001年被评为国家

孙海平：中国飞人的金牌教练 （中国田径队副总教练）

有着21年党龄的孙海平，培养出了奥运冠军刘翔，被誉为“金牌教练”。孙海平1984年从运动员转为教练后，曾经受了不少挫折和失败。在从事训练实践中，孙海平意识到，训练方式不能满足于现状，必须要独辟蹊径，才能改变落后的局面。上世纪90年代初，孙海平带领弟子出国比赛，用摄像机把国外优秀选手的训练和比赛情况拍下来带回国内反复研究，后来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付诸实施。孙海平慧眼识材，凭着强烈的进取心，设计了最适合刘翔的“高效益”训练方法，使刘翔的专项成绩不断提高。

每周广播电视
2007年第43期A02版

863计划有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受到科技部表彰。

主持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项目。主要研究方向是水稻转基因突变体的构建、分析及利用研究。主要研究内容：

1. 水稻T-DNA插入突变体库构建；
2. 水稻有利基因分析与克隆研究；
3. 水稻生物反应器研究；
4. 二系不育系育性转换的光温反应特性的鉴定研究。

（注：孙宗修系我校59届初中校友）

简讯

● 2007年4月19日、26日两天，陶民华，荣敬安、杨承滋夫妇等8名市西中学在加拿大的校友，在多伦多密西沙加市召开会议，讨论筹建市西中学校友会多伦多分会成立事宜。与会者在会上各自通报了姓名，在市西求学时的年份，毕业届别，彼此认识，并交流了各自的情况，留下了通讯地址、电话等。会议最后大家一致推举51届校友荣敬安先生担任多伦多校友分会会长，宣告市西中学校友会加拿大多伦多分会正式成立。

● 原市西中学教师陈以路，虽是九二高龄，仍勤于笔耕。近著“论课堂教学”，付印后赠市西，为母校留下宝贵经验。
(52届吴克平)

附来信：

克平同志：寄来拙著《论课堂教学》5本，希转交给市西中学领导，供他们实际改进教学参考，赠你一本留作纪念。

陈以路

● 50届校友在去年校庆期间及校庆以后开展了多种活动。有座谈，回顾56来的人生经历；有参观游览，参观洋山深水港，地质博物馆，游览东海大桥；有访问，看望未能参加活动的老同学，赴杭州参加杭州校友会活动，等等。最近他们正在筹备出版校庆纪念册“旧时波”。准备在纪念册上印上每人在毕业时的照片、简历介绍和理想，同时还附上56年后的近影以及56年后的回忆感想等等。

最近，我们从他们已经收集到的校友撰写给纪念册的感文中选取部分，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一) 环忆昔

少小已知哥麦事，
中学习泳备发展，
老九被轻何能奈，
十年重灾后复苏，
历数经线三百六，
荏苒三千八百日，
中远依旧舟楫忙，

稍长潜蓄环球志，
高考考取航海系，
二十九载泡近海，
五十始遂远航愿，
豪纵舸舟十五万，
病体退休届花甲，
频传捷报慰榆桑。

注一：哥麦是哥伦布，麦哲伦。

注二：十五万是指十五万吨位。

(二) 慕名校，高三插班，仅同窗一年，记忆犹深。“东华”读、教，近五十载，桃李天下。97年退休，自学电脑，自娱助人，为社区出力，其乐融融。现年迈体弱，然“悟空”性格未变，“精神”支撑。身体健康，仍居首要，愿学友们长寿！

(三) 服从分配学农，建设黑龙江半生。热心公益，喜爱运动，仍是和事老。

(四) 离开市西后，就读于南京工学院，电信系，毕业后，在南京教书，后来去香港。在收音机厂工作，未满六十岁，提前退休，今年一2006年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年龄，七十四岁，垂垂老矣！回顾过去：“贡献微小，平庸一生”名副其实！不胜感慨！

(五) 市西的数学、英语等课程给我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解放前后的日子里，使我在17-18岁时初步树立了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努力学习的革命人生观，在今后半个世纪能为军事工程的教学和科研作了些贡献。老同学之间真诚相待，互相勉励的好风气永远难忘。

2006年市西中学六十周年校庆转瞬已过去一年了。但大家对校庆日聚谈余兴未了，想再次聚会。我们五0届上海校友联络组商定在十月三日校友返校日组织在沪校友继续聚谈。当天一共有18位校友参加，其中有何德润、唐孝慧、王宠武、沈曾柯四位是去年因身体欠佳未能参加校庆庆祝活动的，北京的钱振为、江阴的胡高雁也赶来参加，最巧的是51届李豫川校友从美国回来，也返校但未遇到他们年级的同学，就参加了我们的活动。老同学相遇

相约10月3日再聚首

总要谈往事，津津乐道好像时光倒流回到市西学生时代。谈到现实关心的问题还是健康，怎样才能提高生活质量度过幸福晚年。因此聚谈的焦点就趋向交流保健养生的体会，你一言我一语十分热烈。从饮食，心态，活动，谈到生活的多样化以及自己的健康，不亦而足。

会上传阅了同学们寄来印纪念册用的照片和感言，都颇有感触。有同学建议将已过世校友的照片，材料也

登在纪念册上。并讨论了纪念册出版事项。建议成立编辑组，请钱振为同学牵头，会间转达了孙森同学向大家问候，他正好在上海医治腰间盘突出症，行动不便不能返校。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但大家谈兴未了，就在附近餐馆边吃边谈，临别相约明年10月3日再聚会。

五0届上海联络组报导



胡雪岩 后世子孙无人经商从政



吴琪

编者按:

2007年7月31日,南京出版的《现代家庭报》刊登了吴琪采访胡筱梅后写的《胡雪岩后世子孙无人经商从政》一文。胡雪岩是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胡筱梅是我校教师,曾担任副教授主任,是胡雪岩第五代孙女,现已退休,定居深圳。现将吴琪一文全文转载,以饯各位校友。

他们早已静默如尘埃,分散在角落,随着各自命运的轨迹起伏。祖宗阿太(胡雪岩)的传奇,只是童年傍晚,祖父母偶尔与子孙闲聊的片断。胡雪岩出身寒门,由极盛而衰,仅历时13载,家族刚形成便遭遇变故而解体。

逃离“芝园”

“夜里火苗从帐子上燎起,发着蓝色的光”,1918年“芝园”的一场蹊跷火灾,结束了余息尚存的杭州最显赫家族的历史。时值严冬,为防火灾而设的大铜缸里,水全部冻成了冰块。胡雪岩的孙媳妇戴冰霓在慌乱中喊了一声:“是我的人跟我走”,带着丈夫胡萼卿这一支的老老少少,逃了出来。

整个家族人多平安,但是“芝园”被烧得不堪收拾,只残留门口的轿厅一间,一家人残度腊月新年。这一天也成为胡家的“家难日”,往后每年此日,全家吃素一天,年年不忘。当若干年后,戴冰霓向长孙女胡筱梅谈及此事,一直觉得“火里好像掺了油的”,认为与争家产的纠纷相关。

“芝园”和胡庆余堂给了文家。接胡庆余堂的文煜,为了让胡庆余堂保留“雪记”的名号,给了胡家子孙一点“招牌股”,成为他们聊以度日的主要来源。胡庆余堂的老药师赵玉城说,1股“招牌股”大约值1万银元,文家给了18股,分给胡家三房男丁。

胡雪岩有三子五女,长子胡楚三19岁便早歿,次子胡斌三育有两子,三子胡品三育有四子。这些大大小小的分支中,各房积蓄了不少私房钱,加上平日穿戴的金银细软,仍旧算得上富裕人家。只是胡雪岩富甲一方的日子,子孙们已觉得恍若隔世。

胡萼卿是胡品三的长子,在孙辈中年岁最大,因而也是胡雪岩的长孙。胡萼卿资质聪颖,中了前清的举人,在孙辈中最为风光。胡筱梅记得,祖父胡萼卿不喜欢讲旧事,但是每逢夏

天纳凉时,祖母戴冰霓时常让她与堂兄允嘉为她搓背揉肩,兴起时讲一些胡家的家史。

“阿太”(胡雪岩)是五短身材,个子不高的,属猴,所以发达。”戴冰霓的观念中,胡雪岩是命中注定要发达的。而胡雪岩破产是因为做蚕茧生意,被洋商排挤,蚕茧卖不出去,在仓库中都烂了,“每天请人翻动一下,就要花一个元宝,家业都倒闭了”。

戴冰霓告诉孙辈,“原来我们祖上是姓李,做官的,因奸臣陷害,逃到安徽,为姓胡者相救,所以改姓胡。因此我们与姓李的不能通婚,原是一家人”。在祖籍上,“老祖宗(胡雪岩)是安徽人”。这点胡雪岩同宗的研究者、安徽绩溪人胡维平也说,胡雪岩是“明经胡氏”这一支,与大学问家胡适也同宗同源。

大家庭的最后时光

胡筱梅出生时,祖母戴冰霓和祖父胡萼卿已经带着自己这一支,搬到了杭州桃园寺巷30号。这是一个曾经相当气派的旧式五进院落。

由于胡雪岩长子胡楚三早亡,长孙胡萼卿便继承了长子房的“招牌股”,经济相对富裕。前清举人胡萼卿后来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一心想要参加革命。妻子戴冰霓是官家大小姐,虽然管理家务非常泼辣,思想却相当守旧。眼见着丈夫在街头演讲,想要剪掉辫子干革命,她不仅不让胡萼卿去日本参加运动,还给后辈定下规矩:不准进洋学堂。整个家庭又回到了旧式大家的轨迹上。胡萼卿从此赋闲在家,吟诗作赋,不问国事家事。祖母戴冰霓相当能干,成为大家庭的实际家长,财权在握。

大家庭保留着一些老规矩。每逢农历过年,祖宗堂里会悬挂许多男女祖先的手绘彩色像,有生卒年月,“穿着朝服,也不知道谁是谁”。虽然幼时生活优越,胡筱梅回忆起来,却没有多少快乐。“大家庭的气氛永远是冷冰冰的,几乎不讲话的。”父亲同二叔不说话,妈妈总受小姑子的气,寡居的姑母寄人篱下,十分凄惨。

逃难上海

1937年,日寇逼近杭州,炮声越来越远,胡萼卿一家慌忙中决定逃难。

祖母把首饰分了,让各家带上衣服、被子、细软,一起逃命。胡家打算回安徽老家,但是路被炸断,只得半路返回。随后又逃到绍兴,直到1938年逃亡到上海。二十多口人挤进三间房,祖母戴冰霓总说,“我们是逃难来的,要回杭州的”,并不打算在上海长住。哪知国难时期世事难料,祖父母最后在这座房子里去世,胡家人在此一待就是50多年,再也没回杭州。

到了父亲胡亚光这一代,祖父胡品三爱绘画,外曾祖父戴熙是著名画家,外祖父戴用柏也有此爱好。因此,1923年,胡亚光在杭州创办了“亚光绘画研究所”,青年时就曾担任浙江美术会长等职,与社会名流颇有交往。

逃难上海的胡亚光必须负担家人生活,在学校当美术教师。后来朋友介绍他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专门画人体解剖图,“画油画、国画的人,根本不喜欢这些机械画,但是父亲一直坚持到了退休”。退休后被政府聘为上海文史馆的研究员,又与读书绘画之人打交道了,胡亚光非常高兴。

来到上海后,家境陡然窘迫了起来,胡筱梅总看到妈妈为生计发愁。“每次新学期要来了,母亲就算四个子女的学费”,长子胡允正是一定要保证的,所以妈妈总对胡筱梅说:“如果要停学,只能停掉你的。”胡筱梅害怕像姑母一样,一辈子不独立,所以发奋读书,居然只用了8年,从小学读到了高中毕业。

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哥哥考上大学,胡筱梅和妹妹相继工作、出嫁。没落大家族的子女们,又靠着各自的努力,离开了这个曾经拥挤不堪的家庭。

“文革”遭灾

1950,调到上海某重点中学当老师的胡筱梅,兴奋不已。“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头上还有一座封建家庭的大山,自己要背叛家庭,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儿女啊。”

谁料疾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再次压得胡家人喘不过气。在入党时交代了家族历史的胡筱梅,成为

(上接11页《胡雪岩后世子孙无人经商从政》)

学校的主要斗争对象。上海人谁不知道有家胡庆余堂，大老板大资本家的后代就在这里，还不迎头痛批？大字报上，有人揭发胡筱梅家里藏着8吨黄金，“我家那点小房间，要说8吨黄金，连1吨煤球都放不下啊”。但是胡筱梅必须做检讨，讲述“我们的生活是吸了劳动人民血汗的”。

胡筱梅的母亲辛劳一生，“文革”中首饰全部被抄。老人家完全想不通，自己最困难时，也不愿意变卖祖宗遗物，为何片刻化为乌有？1968年，急火攻心的老人病发而去。

如今，胡雪岩直系的第五代孙女胡筱梅，也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

据胡庆余堂老药师赵玉城寻找和研究，胡雪岩的直系后代有200余人，多在海外，分布在7个国家，几乎不经商。次子胡絨三卖掉了胡庆余堂的“招牌股”，送子孙到了国外读书。而胡雪岩临终前曾对儿子说：白老虎可怕，意即白花花银两害人，经商是最有危险的事情。于是在胡氏后人中，几乎无人经商，也无人入仕，基本“从文从教从自然科学”。

胡筱梅老师来信摘登

自从收到母校校庆的纪念品后，我一直沉浸在回忆与思考之中。深感我当了一辈子教师是十分有幸的呀！虽然我退休20多年了。一届届新领导不可能认识我，然而学校没有忘记我这普通教师，60年校史的纪念刊上还留有我的姓名和照片，我感到幸福，更感到惭愧，如果没有“十年动乱”，当年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刚刚能懂得人生的意义与教育工作的重要，可以为学校，为学生多做一些事时，我的身心受到了摧残，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事呀！当然看到学生们的成长与成就时我是感到欣慰的，我的希望都在他们身上实现了。然而我应该还可以做更多更多呀！

征稿 启事

市西中学“校友通讯”蒙众多校友的关心支持，自2001年10月出版至今已有多期。现在每年仍出版两期（每年6月份，12月份各出版一期）希望广大校友仍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本刊，踊跃投稿。来稿内容：

- 一、在校期间学习生活回忆
- 二、师生、同学情谊抒怀
- 三、个人成长点滴
- 四、校友动态简介
- 五、其他

来稿内容，形式不拘

来稿请寄：上海市愚园路404号 邮编200040

市西中学校友会

联系电话：021-62522874

悼念

第一、二、三届校友会理事，48届校友薛萌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07年7月初去世。校友会负责人王荣奎、王立新代表学校和校友会参加了7月6日举行的追悼会。

二 郑纯一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07年11月12日去世，享年88岁。

三 陈以路老师病逝，享年92岁。

地点：上海市愚园路404号

电话：021-6252874

邮编：200040

网址：<http://www.shixi.stn.sh.cn>

E-mail: sh_shi_xi_xiao_you_hui@com